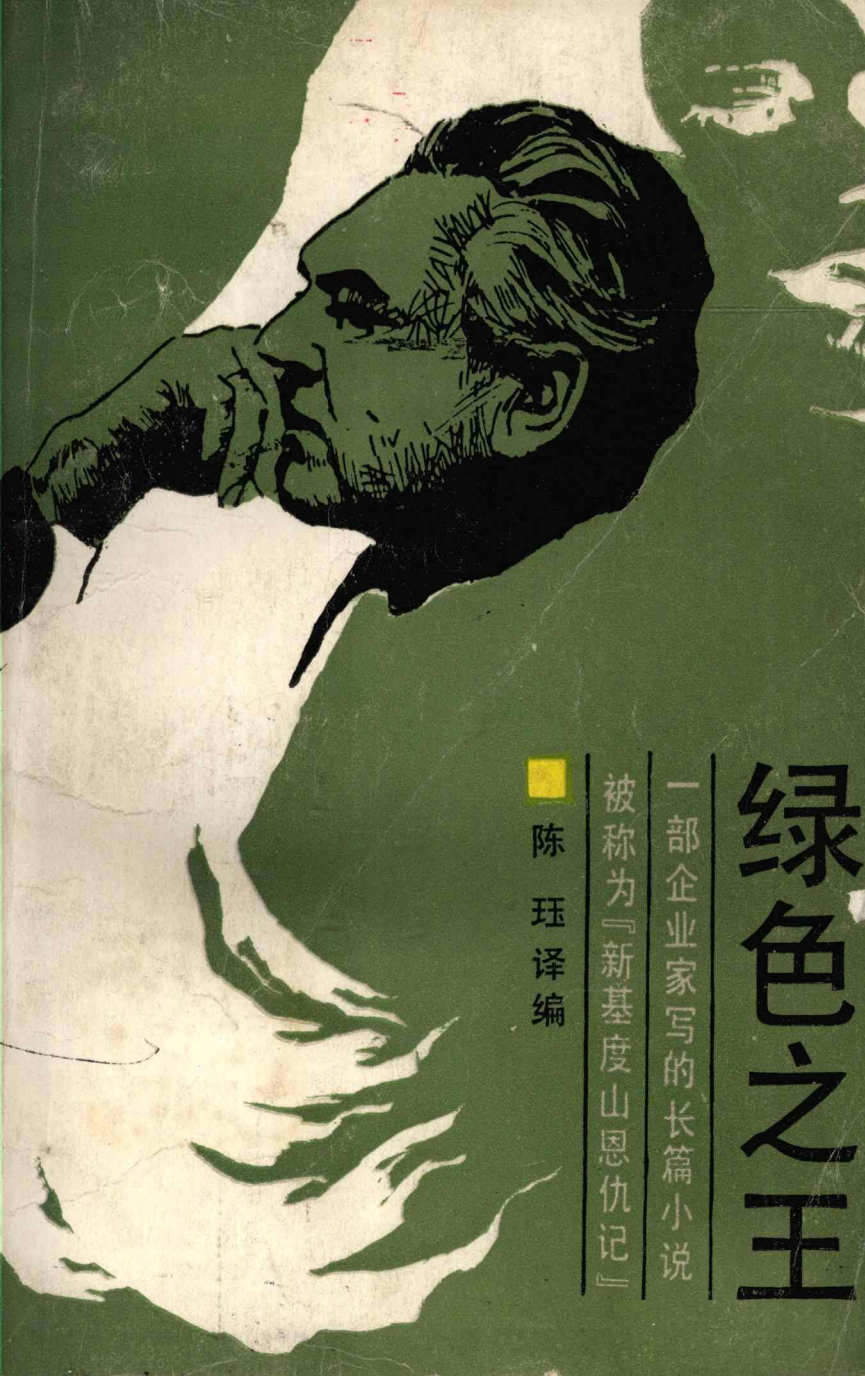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绿色之王

一部企业家写的长篇小说
被称为『新基度山恩仇记』

■ 陈珏译编

绿色之王

〔法〕 苏里策尔著

陈 珏译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邴文龙
责任编辑 朱发耕

绿色之王

陈 珏 译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宁波甬江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字数92,000 印数00,001—10,000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03.406 定 价: 0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中拉开序幕。主人公雷伯是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，他的父亲原是奥地利的一位著名藏书家兼律师。大战中，雷伯一家被纳粹分子残害致死。大战结束后，雷伯在集中营死里逃生，此后，他找到昔日的仇人，一一施以奇特的计谋，置之于死地。雷伯报了仇后，便来到印第安人的山林，过着原始人类的生活，并学会了许多奇异功夫。几年以后，雷伯重返文明世界，在纽约白手起家，最终成为拥有千余家公司的总老板。但他向往的是印第安山林，在那里建立一个“绿色王国”，可是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：这个建立和平淳朴新国家的建议，被联合国否决了。

该书由法国一位知名的企业家苏里策尔所著，是法国近年的最畅销书之一，有的文艺批评家称之为“新的《基度山恩仇记》”

- 〔 1 〕一、茅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
- 〔 4 〕二、奇人雷伯
- 〔 11 〕三、空楼和它的谜
- 〔 14 〕四、珍本书店
- 〔 19 〕五、寻访知情人
- 〔 24 〕六、在城堡里
- 〔 29 〕七、第一个仇人的下场
- 〔 33 〕八、秘密潜往以色列
- 〔 38 〕九、达弗·拉扎罗斯
- 〔 43 〕十、大复仇前夕的寂静
- 〔 47 〕十一、巴勒莫海岸的枪声
- 〔 52 〕十二、霍克赖纳之死

- 〔 57 〕十三、系在名画上的圈套
- 〔 61 〕十四、电梯奇罚
- 〔 66 〕十五、逃离文明世界
- 〔 71 〕十六、在印第安人部落中
- 〔 75 〕十七、“戴头箍的白人”
- 〔 80 〕十八、人种学家的发现
- 〔 85 〕十九、重返文明世界
- 〔 89 〕二十、纽约街头的险遇
- 〔 94 〕二十一、白手起家办公司
- 〔 99 〕二十二、编织“金融之网”
- 〔103〕二十三、哈佛教授
- 〔108〕二十四、华尔街
- 〔113〕二十五、查米尔
- 〔118〕二十六、海上枪声
- 〔122〕二十七、黄金预言家
- 〔127〕二十八、银行焚巨款
- 〔132〕二十九、绿色王国

一、茅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

一九四五年五月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，盟军“战犯调查委员会”的台勒斯上尉和沙梯尼中尉奉命来到奥地利。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，任务是追寻潜伏下来的纳粹分子。

这天，台勒斯上尉告诉沙梯尼中尉，盟军第七纵队的先遣小队在林茨城附近的一个名叫“茅特豪森”的地方，新发现了一个纳粹集中营。台勒斯要求沙梯尼带几个人立即乘军用飞机到那儿去调查，他本人也将在二、三天内赶到。沙梯尼中尉和中士里纳尔狄、摄影师布莱克斯托克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出发了。他们飞抵林茨以后，设法搭上了一辆去维也纳的卡车，渡过多瑙河，又截下一辆吉普，命令司机驱车送他们去茅特豪森集中营。

沙梯尼年纪很轻，还不到二十二岁。他原是哈佛大学专攻国际法的大学生。两星期以前，他回欧洲探望祖母，在巴黎街头与一个熟人不期而遇。这个熟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沙梯尼大学时代的老师台勒斯。台勒斯这位昔日哈佛的教授，如今早已弃笔从戎，成了盟军的上尉。他劝沙梯尼赶快参军，好在大战结束前夕为世界和平出一把力。就这样，沙梯尼挂上了中尉的肩章。可是说实话，他对战争是一窍不通的，既没有杀过人，也没有看见过流血场面。他老是觉得自己象个生平头一回走进剧场的孩子，而当他走进大门的时候，戏已经演完，只看见一道缓缓降落的红色帷幕。这次，到林茨来调查纳粹集中营，沙梯尼其实心里并不愿意，甚至还有点儿害怕，只是出于一个军人的天职，不得不服从命令而已。

沙梯尼中尉一行三人乘着吉普前往茅特豪森，一路上空气很清新，阳光普照，暖洋洋地催人欲眠，车窗口还不时飘进阵阵暮春的花香。可是，到了离集中营大门一百米左右的地方，所有的人都突然闻到一股恶臭。他们下车步行，一走进大门，就看见遍地伤兵狼藉，是一片尸体的海洋。沙梯尼的脑海里忽然浮起一个奇怪的幻象，他感到这些伤者和死者，仿佛象是一个巨大的海浪劈面卷来，袭到你眼前又蓦地来了个电影里的“定格”。原来，纳粹们在灭亡之前，把这个集中营里关押的反纳粹志士，连同自己手下的伤兵和仆从，一起赶到广场上，企图把他们一次全部枪毙。但是，他们干得匆忙，许多人中弹倒下受了伤，却没有死，直到盟军第七军的先遣小队发现了他们。盟军指挥部得到报告，立即派出坦克、卡车、医疗队到这里救治伤员，运送食物、药品和器械。

沙梯尼朝集中营的深处走去，那股尸体腐烂的恶臭越加浓烈了，简直使人喘不过气来。

“哼，真象是火葬场烧死人的气味。”摄影师布莱克斯托克咒骂了一句。他们与盟军驻集中营部队的负责人匆匆见了一面，就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战犯的工作了。他们找了间空屋子，稍稍打扫了一下，在门口写上“战犯委员会”的字样，作为临时的办公地点。刚安下了家，摄影师布莱克斯托克就抓紧时间去拍摄现场的照片了，中士里纳尔狄也忙着修理他们办公室的房门。

沙梯尼的头晕极了。尸体的恶臭，集中营里笼罩着的那种可怕的静默，都叫人心里直发毛。他不由自主地走出办公室，跨过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伤兵和尸体，看来这儿的死人至少有好几千人。沙梯尼想到这里，猛地一阵恶心，拚命狂奔起来，一直奔到两幢大楼的夹道中间，弯下身子大呕起来……

呕了一阵子，沙梯尼觉得胃里好受一点了。他直起身子，蓦地发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正想独自好好安静一会儿定定神。咦，一刹那间，他好象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住他瞧。沙梯尼象是被火烫了一下似的，猛然转过身子去。

他看见一、二米以外的地方，有一个正方形的活埋坑。坑口很小，里面横七竖八地埋了八、九个人的尸体，沙梯尼知道，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活埋方法，即先在地上挖一个深坑。把人推下去，上面盖上泥土，再洒上生石灰，一直埋到与地面齐平，最后用皮靴和枪托把土夯实。他定睛朝活埋坑里仔细看去，尸体在生石灰的腐蚀下，已经开始腐烂了，到处都露出

不知是谁的手、小肚子、嘴巴、鼻孔……。在这幅可怕的图景中，沙梯尼突然看见一张面孔，额头上印着一块块紫红的血斑，五官好象被什么人扭歪了一样，只有一对淡灰色的大眼睛，亮着锐利而安详的光芒。

沙梯尼大吃一惊，心里哆嗦了一下，禁不住朝前跨出一步。他发现那双淡灰色的眼睛也随着他的步伐而在缓缓移动。沙梯尼害怕极了，觉得这真象是一具僵尸的眼睛在凝视着他。

沙梯尼好象变成了一个梦游者，身不由己地朝活埋坑走去。他一直在怀疑，这张脸究竟是死人的，还是活人的？突然，他看见那张脸上的嘴巴张开了，只听见它用安详的、有点象催眠曲的声音，吐出一句法语，那是大诗人魏尔伦的名句：

上帝啊，上帝，生命还在那儿，朴实而且安详……

沙梯尼听了这句朗诵，竟象着了魔一般，接着背了下去：

……城中传来喁喁低语，和平又恬静……

沙梯尼一边背着魏尔伦的名诗，一边走到活埋坑的边上，伸出双手，拉住了那人的双手，想把他救出坟墓。

沙梯尼这才看清楚了，他原来只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。

他是谁呢？

二、奇人雷伯

他是个怪人。

这个青年人被沙梯尼中尉救出活埋坑以后，一连几天只

管呼呼大睡，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。他的外貌算不上英俊，但却独有动人之处。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里闪烁着一道奇怪的绿光，就象是宝剑的锋刃，锐利极了；同时，他的眼光里还混合着一种少见的平静，又仿佛一潭明澈的清泉。

这双眼睛，你只要对它看上一眼，就永远也不会再忘记。

沙梯尼自己也说不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，心里老惦记着这个年轻人。他接连去看望了三次。对方却始终一声不吭，只是张开惺忪的睡眼，淡淡地瞧着他。沙梯尼觉得奇怪极了，问道：

“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是我把你从活埋坑里救出来的呀！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那么，请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你是奥地利人吗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放心吧，我问你这一切，可没有一丁点儿的恶意。我只不过是想进一步帮助你呀！”

还是没有回答。沙梯尼讨了个没趣，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救星来了。台勒斯上尉赶到了茅特豪森集中营。他匆匆听完沙梯尼的汇报，决定亲自弄清楚这个怪人的来龙去脉。

上尉不愧是精于此道的老手，调查起来有板有眼。他第一步先把医生找来，询问那个“沉默的人”的伤势如何。医生说伤得不轻，一颗子弹从后脑打来，擦伤了他的耳垂，又

打碎了枕骨。另外，他的大腿上也中了两颗子弹，浑身上下满是被生石灰灼伤的斑痕。最令人奇怪的是，他的背上和小腹部不知怎么会留下了成百道鞭痕和烟蒂灼烫的伤疤。忍受这样的伤痛，需要多大的毅力啊！而他竟然始终是如此的平静，一声也不吭。台勒斯也开始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马上调阅有关卷宗。奇怪，德国人的档案里一点也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，因此可以肯定，他不是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反法西斯志士。有人揭发，四个月以前，他突然出现在茅特豪森。从哪里来？没有人知道。

他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？台勒斯想，只有当面审问一次，察言观色，才能看出破绽。

沙梯尼一听说台勒斯亲自出马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因为上尉这人非同小可，他精通多种人文科学，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相当丰富，往往能一眼就看透狡猾的对手的内心活动，他的德语、法语、俄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和波兰语都说得相当流利。

台勒斯开始审讯以前，先把办公室布置一番，在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，有的是鲜血淋漓的人头，有的是肚破肠流的尸体，有的是四肢砍断的儿童……这些都是从纳粹集中营里拍下的惨象。台勒斯瞧着照片，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审讯时，要是那些坏蛋还敢撒谎，我就先请他们看看墙上的图片，然后告诉他们，我们也会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的！”

一切准备停当，上尉悠闲地坐在堆满卷宗的大办公桌后的转椅上，命令把那个“怪人”带进来。

那个不知名的青年刚一进门，上尉就不由得浑身微微一

震。一刹那间，他觉得自己也和沙梯尼一样，直感地发现那人的身上有一股不同寻常的吸引力。他看到这双灰色的大眼睛，油然想起本世纪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觉得他们两人象极了。这位大人物不是别人，正是现代物理学的开山祖师之一，朱利叶斯·奥本海默。战前，在宁谧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，相对论大师爱因斯坦的午餐桌上，台勒斯曾经有幸与他邂逅相逢，作过片刻的交谈。现在，他觉得眼前的这个不知名的神秘青年，简直就是奥本海默的化身，他们都有一双气质相似的灰色大眼睛，眼光里都蕴含着深不可测的思想，仿佛垂下了一道为凡人所无法企及的精神帷幕。他们两人具有相同的奇异感，相同的天才气息；所不同的只是年龄上的差异，那青年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……

台勒斯就这样想出了神，愣了一、二分钟才恢复常态，开始讯问。首先他想试探一下对方是不是潜伏的纳粹分子，便话里有话地突然提问说：

“还是让我们用德语交谈吧？”

台勒斯以为，对方听了这话一定会吃一惊，但恰巧相反，那个年轻人无动于衷，只管转过身子，慢慢地打量着墙上悬挂的那些可怕图片，似乎对此发生了极大的兴趣。隔了半分钟，他也很突然地用德语反问台勒斯：

“这是你的办公室吗？你可知道，以前这儿是什么地方？那是纳粹的党卫军的首脑办公室。”

显然，台勒斯第一个回合没能占到上风，但他毕竟头脑敏捷，话锋一转，马上反击。

“以前，你常到这儿来吗？”

对方没有回答，他走近墙上的图片，一面凝神细看，一

面答非所问地说：

“这些照片，你们是从哪儿拍下来的？”

“巴伐利亚。别打岔，请告诉我，你的姓名？”

又是沉默。对方置若罔闻，只管沿着墙壁缓缓漫步，仿佛在一幅一幅地观赏那些图片。台勒斯问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他已经转到上尉的背后去了。台勒斯顿时意识到了：啊，他这样绕室徘徊，完全是故意的，目的是不肯老老实实地坐在我的对面候审，却想让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，围住他团团转，这样，把审问者和被审问者颠倒过来之后，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夺取这次谈话的主动权……想到这儿，台勒斯出其不意地用铅笔敲了敲桌面，从容不迫地点了一句：

“我在等着你的回答呢！”

“雷伯·迈克尔·克立摩罗德。”谢天谢地，总算有了一句回答。

“是奥地利人吗？”

“出生在维也纳。”

“哪一年生的？”

“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。”

雷伯一面随口回答台勒斯的问话，一面仍旧绕室徘徊。他常常在图片前面停住脚步，不仅无动于衷，有时还伸手去抚摸一下光滑的画面，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忽然，他回头反问台勒斯：

“你有什么权力这样问我问题，并且一定要我回答呢？”

台勒斯又是一愣，他决定不再绕圈子了，用十分平静的声音，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因为我们发现你的行动很怪，想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潜伏下来的纳粹分子。”

雷伯一听这话，眼睛里掠过一丝百感交集的神情。他不再来回走动，却在台勒斯桌前的椅上坐定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。原来，这个年轻人在世上短短十七年的生涯相当曲折。

雷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奥地利藏书家，又是一位出色的律师。家里收藏着上万种珍本秘籍、名人手稿、画师真迹。小雷伯从童年起，就在书的海洋中漫游，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想得既天真，又美好。当欧战的阴云笼罩在维也纳上空的时候，他才刚刚上小学，托庇在双亲温暖的羽翼下，啥也不懂。一九四一年，他们家遭到了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一切都是从一次旅行开始的……

那年七月的一天，小雷伯和姐姐、妹妹一起，随着妈妈离开维也纳到苏联的利沃夫去。雷伯的妈妈是奥籍俄人，她的父母还都健在，住在利沃夫老家。这次，她想带着孩子们去看看外公外婆。当时，利沃夫已经落入德军之手，雷伯的妈妈行前特地办好了护照，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通过封锁线，但是，她想错了。

封锁线上，他们莫名其妙地被德国人抓住了，关进集中营里受尽折磨。后来，雷伯亲眼看见自己的妈妈和妹妹被德国人投入火堆，活活烧死。姐姐死得更惨。德国人骗大家说，他们自由了，有一辆军车将会送他们回家。这辆车是铁皮打成的，密不通风，最多只能限载三十六人，纳粹们却往里硬塞了一百四十个人，最后一个朝所有的人的头顶上横塞进去的。雷伯的姐姐上了这车，雷伯自己也差一点上去。结果，纳粹关上车门，开到路边，哈哈狂笑着走开了，任凭那

辆铁皮车在夏天的烈日下整整暴晒了七天，把所有的人都烤死、闷死。

雷伯一面回忆，一面不寒而栗，浑身微微直抖。台勒斯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，他喝了几口，才继续说下去。

从此，雷伯就孤身一人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，飘零流落，受尽了凌辱，最后他落到了茅特豪森集中营的头目手中。这个头目是个心理变态的虐待狂。他最大的嗜好是用手枪打人的后脑勺取乐。这一年，他已经打死了二百八十三个人，如今他要创造第二百八十四的新纪录，于是轮到了雷伯。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雷伯失去了知觉，等他再醒过来，看见的是一片废墟和一个身穿外国军服的陌生人——沙梯尼……

说到这儿，台勒斯打断了雷伯的话：“你身上的那些鞭痕和被烟蒂烫伤的疮疤，也都是那个虐待狂干的吗？”

雷伯的眼睛里射出一团怒火，默默地点点头。

“请告诉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一定派人搜寻他，逮捕他。”

雷伯迟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“噢，我忘记了他的名字。”

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”台勒斯想：“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仇人的名字给忘了呢？”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时，雷伯又站起身来，仿佛对台勒斯书橱里的书突然发生了兴趣。他抽出一本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和一本法国散文大师蒙田的《散文集》，想要借走。台勒斯答应了他。

“我会很快把书还给你的。”

但是，他没有还。

几天以后，人们发现，他从茅特豪森集中营里失踪了。

三、空楼和它的谜

十多天以后的一个清晨，天色刚蒙蒙亮，维也纳街头空无一人。国际警厅的一辆巡逻车，疾驶而来。

突然，车内的警官惊叫一声，司机马上停车，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。

街对面是一座三层楼巴罗克式住宅，尖顶的华彩十分绚烂，大门口是一排豪华的廊柱。这幢房子每层都有六扇窗户，其中有两扇还带着小阳台。迷茫的晨曦中，只看见三楼的墙外吊着一个黑色的人影。警察们大吃一惊，连忙打开车上的探照灯。循着光束看去，好像是电影里的一个特写：一张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嘴，两只淡灰色的大眼睛，凹陷的眼眶。这个人身材很高，但很瘦，他张开双臂，攀住墙缝，一副苦楚的表情，使人油然想起耶苏受难时的情景，警察们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那个人影伸手攀住窗台，跨过阳台的栏杆，从探照灯的光圈里消失了。接着，听见“砰”的一扇玻璃窗打碎的声音，然后是“吱呀”一声推窗，“咔嚓”一下关窗的响动。从此，一切又都归于沉寂。

“一个小偷。”司机冷漠地说。警察们互相交换了一下意见，都同意司机的看法。根据规定，国际警厅只处理重大的政治案件，一般刑事案件归奥地利警察局负责。于是，他们把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打电话通知了警察局。十分钟以